



自由放任與政府干預



在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經濟任務。一般地說，在十八世紀以前歐亞各國大都是由當時的統治者決定人民的經濟活動。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政府就漸漸放鬆對於各物之價格與生產方法的控制而由個人自己去決定。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這種放鬆的程度就達於最高峰，而有自由放任(Laissez Farie)之主張的提出。所謂自由放任，是指政府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干預得愈少愈好。當然，這不是說政府任何工作都不必做，政府仍有其任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決定許多基本的典章制度，例如如何維護每人之生命與財產的安全、行動的自由以及各種契約的遵守等等。至於實際的活動則完全是個人自己的事，政府不予干預。

何以會有這種轉變呢？這在基本上是由於發現市場中已有一股自制的力量，使各人從事的活動都能保持住互相協調，而達成自己的利益。對於市場之有這種力量的存在，最早體認到的是亞丹斯密(Adam Smith)。他在其於1776年出版的鉅

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曾描述整個社會之經濟活動是如何冥冥中受「一隻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的指揮而進行的。他認為每個人受自利動機的驅使，在價格機能的運行之下，就正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指引一樣，會自動地去從事各種活動，結果不但個人的利益得到了，而且整個社會也同時受到利益。他曾這樣說：「每個人都不是存心要去增進公共利益的，也不知究竟能增進了多少利益，他只在圖謀自己的利益。在這裡，與在其他場合一樣，他是受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達成了一個他根本不想達成的目的。他在追求自己利益時無意中增進的社會利益往往比他真想要增進社會利益時所能獲得的還要多。」（見該書，Book IV, Chapter 2, P.423, Randon House, 1937）既然如此，我們又何不就讓每個人自由地去從事各種活動。這種思想就很快地為大家所接受，結果整個十九世紀就成為自由放任的時代。

這種思想經過一百多年的推行以後，固然給人類社會帶來許多進

步，但其內在的局限性也就逐漸暴露。主要的有下列三項：第一，這隻看不見的手得以有效發揮是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所謂完全競爭是說市場中所有貨物都有一個價格，同時這一價格不是任何廠商或消費者所能改變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各人在自由競爭的氣氛中就會努力採取最好的方法，利用最少的生產要素去從事生產，結果自可資源的運用配置於最有效率的途徑，而沒有絲毫浪費。但是，事實上則市場中常有不完全競爭的現象，例如壟斷就是其中最顯著的。這時壟斷者就可按只自己之利益而決定其產品的價格與數量，這樣自無法保證其必採最好的方法利用最少的資源去從事生產了。

第二，市場中的交易不但對於成交者會直接產生利益或成本，而且對於局外的非成交者也會間接產生利益或成本。例如接受防疫針之注射者固可直接由而獲得防疫的利益，就是未接受注射者也可間接得到減少被傳染的利益。再如防疫針之製造，廠商自須直接承擔成本，就是廠外附近居民也要承擔其在製

造過程中所排出之、廢氣、廢物廢水等等之侵擾的成本。這些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y)。市場中的價格都是以成交者雙方所獲之利益或所負之成本為計算的根據，對於這些外部效應則不加計算。既然如此，這些價格自然就不是物品所能產生之利益或成本的全部，自無法作為判斷資源運用之是否有效率的根據。

第三，以上二點還只是從資源配置之效率方面加以檢討，現在就是假定市場機能之運行確能使資源有效率地運用，其造成的後果是否美滿呢？答案是否定的。何以致此？這是由而所造成的所得分配的不均當是一般人所不能接受的，那麼市場機能又何以會產生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各人之所得的多寡要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各人的勤勞程度、教育水準、財產數量、生產要素價格，與運氣好壞等等。決定的因素既如此眾多，自然就不能保證所產生的所得分配就一定會令人滿意的了。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貨物的歸屬是決定於其價款的支付，誰能支付價款，誰就能佔